

造型艺术的瑰宝

张海仙

梵高的《向日葵》,让我们感受到油画艺术之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让我们享受到雕塑艺术之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让我们饱尝到书法艺术之美;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让我们体味到建筑艺术之美。这些形式单一的艺术品已然让世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而被中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和中央美院师生称为“中华一绝”的平遥纱阁戏人,则是集绘画、雕塑、书法、木刻、纸扎等多种艺术手法为一体的工艺佳品,相信更会让你瞠目结舌、惊叹不已。因为,平遥纱阁戏人是古代造型艺术的稀世瑰宝。

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平遥古城,准备在南大街上闹红火,可又担心彩车过高,通过市楼时有难度,于是,对市楼做了一些修整。期间,在市楼一层尘封多年的纱阁戏人去留就成了问题。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干脆烧掉吧;有人说,怪好看的,留几阁让人看吧。而当时的平遥文物管理所所长李有华则神情严肃地说:“这是珍贵的文物,必须妥善保存下来!”于是,在他的主导下,工作人员借助倒链、绳索等工具将纱阁戏人一阁一阁地从隔板中央的长形孔洞里缓缓卸下来,又用几辆马车摇摇晃晃地转移到平遥最大的道观——清虚观。

纱阁戏人总算“活”了下来,遗憾的是,因为年代久远,36阁纱阁戏人只有28阁基本完好,另外8阁则破损严重。制作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纱阁戏人,虽历经沧桑,但依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纱阁戏人共36阁,木制阁子大小均等,露明处一律涂以黑色,每阁高77厘米,宽83厘米,深44厘米。其以传统戏剧为题材,在阁内摆设用稻秸泥和洒金宣纸扎制而成的戏剧人物,每阁内有三、四个人,一阁一戏,一戏一场,犹如一个小舞台。木阁前额下方,施以雕刻华美的雀

替,以装成戏台模样。戏人背景,即纱阁后壁,多采用三折七屏形式。中间上方挂着题写剧名的横额,七条屏间三画、四联,相间排列,绘有山石花鸟,书有劝世联文。阁内左右壁,都有题记,或为格言,或为诗歌,末尾署有店铺名或年月。

戏人是纱阁戏人的灵魂,固定在木阁中间,错落有致。戏人造型优美,意趣盎然,人物唱念做打,栩栩如生,灵动可爱。他们的服装挺阔平展,清丽自然,潇洒中见严谨,绚丽中求典雅。

一阁阁的戏人,犹如一幅幅的画卷,动静有致,浓淡相宜,精美直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真切地给人以美的享受。纱阁戏人的制作者是清朝光绪年间古城南大街上“六合斋”纸扎铺的掌柜许立廷,人称许老三。

关于许老三的传说,众说纷纭;有6岁在财主家院子的巨壁上画龙的一战成名说;有面对面捏泥人惟妙惟肖而使票号掌柜心悦诚服的斗智斗技说;有穿梭于各大戏场被称为最佳票友的道遥自在说……

总之,许老三是个奇人、怪人、能人、艺人。

清道光三年(1823年),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铺掌柜雷履泰创办了中国金融史上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从此,平遥古城成为商业金融中心,商家风起云涌,赚了钱的商家或在老家修筑深宅大院,或为家乡捐钱修庙筑戏台。清中叶至民国初年,平遥城乡已成为班社林立、艺人荟萃、庙宇戏台遍布各村

的晋剧大县,真是“无庙不成村,有庙必有戏台”。老百姓过大年唱戏、赶庙会酬神唱戏,开春农耕前唱戏,丰收后庆祝唱戏、婚娶唱戏、得贵子唱戏、过大寿唱戏,有的老人看戏看上瘾了,到生命垂危时,最大的愿望是再听一出戏。于是,孝子贤孙们就想着,老人去世后,也应该让他们享受到

分或不得已的较量。垂钓者总是跃跃欲试,他们一竿一竿挑起不同的宿命,湖水见证着轮回,见证着悲欣。坐得久了,感觉自己有时是垂钓者,有时是一条鱼,一次次来到湖边,从不能自持,一次次看湖水涌来涌去,从不能拒绝。

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无所事事。到湖边坐坐,早已成为自己不可或缺的生活。我喜欢时光静谧,湖水情深,从迷雾蒙蒙的清晨,到暮色苍茫的黄昏,它是我想象出来的一个人,我不停地献出自己的奔赴和守候。

有时候是成群结队,有时候是三五知己,更多的时候,是和闺蜜一起,我们随性在湖边找一块地方,铺一块大垫子坐下来,或者海阔天空,或者各自沉默,思绪是自由奔腾的风。偶尔一片落叶落在肩上,像突然到访的第三个朋友,我从不抖落它,我们一起看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看几只野鸭一会沉入水底一会又浮出水面,它们也有着浮浮沉沉的生活。

再或者,把车开到山顶,俯瞰云竹湖,它便多了些成熟和稳重,像一个人历经世事,变得睿智而豁达。在这里,新建的亭台楼阁,木头栈道,成为新的亮点,绿植的品种渐多,是我们儿时所未有见过的。有

迷人的戏。

纱阁戏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正好印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艺术来源于生活。”

小时候,曾听我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姥姥说过,她的爷爷去世后,因为其儿子在天津票号当掌柜,财力雄厚,就曾给她的爷爷租了16阁纱阁戏人,摆放在灵柩的四周各4阁,供她爷爷尽情享受戏曲之美。

除此之外,平遥和全国一样,崇祀神灵的习俗由来已久。平遥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市楼,也是一个崇祀神灵的场所。市楼二层供奉关大帝和观音菩萨,三层供奉魁星和子孙娘娘。供奉神灵的目的非常明确:商家求财源广进,学子求金榜题名,百姓求人丁兴旺,士人求官运亨通,当政者求风调雨顺等等。但市楼地处闹市,没有酬神的大戏台,城内商家们便集资聘请当时最有名气、最具才情的许老三,精心制作了36阁价值不菲的纱阁戏人,并在过道两侧修建了存放纱阁戏人的孔洞,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存放9阁。36阁纱阁戏人,就是当时最盛行的36出戏,这样,市楼上的神灵就可以长年累月地欣赏大戏了。

每逢元宵佳节,纱阁戏人会在市楼底下展出。展出时,每阁戏人的前面都要点燃两支蜡烛,36阁72支蜡烛,与市楼悬挂的灯笼,街道两旁店铺的花灯交相辉映,吸引游人接踵而至,驻足观赏。

可惜,1938年正月十四,侵华日军侵犯平遥古城,本该喜庆的元宵佳节成为一场噩梦,从此,纱阁戏人便被尘封。

经过岁月洗礼、被历史沉淀下来的孤品——纱阁戏人,更有其不凡的价值。

首先是地域文化的史料价值。俗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平遥是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精华荟萃。窥一斑而见全豹,也

许,我们能从纱阁戏人的历史渊源中探究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是戏曲剧种的传承价值。纱阁戏人一次性推出36阁,就是36出好戏,有春秋战国历史剧、秦汉历史剧、隋唐五代历史剧、宋元明历史剧、神话故事剧、男女言情剧、侠义公案剧,且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这对研究戏剧的演变发展、剧种的丰富多彩,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第三是纸扎艺术的借鉴价值。中国人信奉祖先,每年腊月三十会恭恭敬敬地请出祖先牌位,供奉到正月初五、清明节扫墓,中元节祭祀,所以,只要人类生生不息,纸扎艺术就会延续不断,而纱阁戏人可以说是纸扎艺术的珍品,所以,它的借鉴价值不容忽视。

第四是综合艺术的鞭策价值。纱阁戏人是集纸扎、雕塑、彩绘、木刻、剪纸、装裱、脸谱、戏曲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是极具平遥传统文化艺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制作工艺复杂精细,难度很大,所以要求制作者自身综合素质必须过硬。

说到传承,就不能不提及平遥县纱阁戏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邵悦文。他是被誉为“古城保护功臣”李有华的亲传弟子,是李氏纸扎的第三代传人,也是抢救平遥纱阁戏人的主要成员。

早在1975年,他就与李有华共同绘制了经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红极一时的连环画《红石崖》,之后,获奖作品接连不断,不胜枚举。1992年,平遥县博物馆成立,在李有华的指导下,邵悦文对抢救下来的36阁纱阁戏人进修整理、修缮,最终有28阁在博物馆成功展示。

2014年,邵悦文成立平遥县悦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建立纱阁戏人工作室,并取得纱阁戏人的复制权。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将重新复制创作的36阁纱阁戏人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年逾古稀的邵悦文,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谈起纱阁戏人,满心是喜,满眼是爱。更令他欣慰的是,纱阁戏人的第四代传人邵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近几年来,邵悦文纱阁戏人工作室,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太原师范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参观学习,有的甚至驻地实操。邵帅也应邀到山西传媒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作讲座,大力宣传平遥纱阁戏人的工艺知识,纱阁戏人正以她独特的身姿走出平遥、走向世界。

我的云竹湖

问 汐



时我们闻到了杏花香,有时是槐花香,有时是丁香花的香,如果恰巧此时,有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就会闻到浓郁的笨鸡蛋炒拨拉子的香。

是的,我说的香,是烟火,是人家,是云竹湖畔热气腾腾的农家乐,是夕阳西下,炊烟冉冉升起,是从幽静中取出一个小村庄的热闹与繁华。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湖畔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更多的村民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一日三餐,他们打造出一批最接地

气的农家乐,可供游客们住宿、垂钓、餐饮、烧烤、K歌,也可找几棵大树,挂起吊床,在摇摇晃晃中虚度半日。

湖水,纯净而真实,它们尚未见识过人间的苦和深刻,被随意安放在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或蜿蜒曲折,或轻柔灵动,或挂在一朵花瓣上,或陷入一个牛蹄窝。

命运从不是简单的复制,还可能被描绘、修改。今夜,无需动用苍穹和满天星斗,我们只是静静围坐在湖水边,仿佛一瞬间,就已接纳了世事的所有……

向,点到即止,从不过多施压,最终将决定权郑重交予我手中。我何其庆幸,拥有这样一位干脆利落又给予充分自由的父亲,深深感恩于他这份宽松而深沉的教育。

作为司机,父亲当年经营着两辆大客车。每日清晨五点,他便在母亲的温奶热饼中起身出发。我常在书房里静静感受着这一切。当年高考失利,未能如愿进入理想学府,巨大的愧疚几乎将我淹没。想到父亲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奔波劳碌,只为撑起这个家,而我却未能以优异的学业回报,便深感无力。无论寒冬酷暑,他总是准时出车,归来时往往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年幼时,我也曾暗自埋怨他未能多些陪伴。

直到长大成人,才真正懂得:一个人的精力终有穷尽,难以事事周全。父亲已拼尽全力,为家庭挣得安稳生活。

记忆深处,还珍藏着父母带我和姐姐同游迎泽公园的片段。那是童年稀有的全家出游。归程中,我倦极欲睡,被妈妈搂在怀里。父亲开着车,轻声唤我:“玉璇儿,醒醒,快到家了……”那是幸福的回响。而这次摘柿子,则是父亲年迈之际,以沉甸甸的柿子为注脚,为我镌刻下的、关于父爱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现将张六成彩画传承谱系整理如下。

第一代:张六成

张六成,男,生于约1870至1880年间,寿终年份不知,筑城镇北马会村人,清末彩画工匠。

第二代:张希圣(张六成之徒)

张希圣,男,生于1902年,卒于1978年,郝北镇邓峪村人,知名工匠。据其孙张晓波说起,年轻时师从张六成学习彩画、纸扎等技艺,经常在太谷等地做彩画营生,抗战时参军,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1962年回到原籍,之后经常在村里给亲戚朋友免费画炕围画。在我们对邓峪村郑效峰父亲郑德祥(77岁)与该村刘福刚(现年87岁)老人的寻访中得知,张希圣的技艺在邓峪村同龄的彩画工匠中居首位,晚年时收其孙张晓波与本村刘福珍为徒。

第三代:张晓波(张希圣之孙)

张晓波,男,生于1959年,郝北镇邓峪村人,擅长仿古设计、彩画、预算,是农民技师、文物责任工程师、二级建造师、高级传统工艺师、工程师、高级古建营造师。1977年获本县农民画展二等奖;1979年获本县农民画展一等奖。1989年进入山西丹青古建筑有限公司,受公司委托,于1989年至1993年在榆社县东清秀村、韩岭村、北村、邓峪村,举办了五期免费彩画培训班,培养彩画工人近百名,如郝建红、刘秀清、杨海山、李亮兵、陈慧萍、张利文、常亮军、刘玲仙、乔桂萍、王芳、刘秀萍、李水仙、郑效峰、陈建明、郑强、赵利军、赵纯毅、赵纯强等。2015年应邀参加榆社县“助力脱贫攻坚”农民工古建筑技艺培训班,主讲官式建筑彩画与汉纹锦彩画。2023年被榆社县委、县政府聘为榆社古建筑智库专家,现为该县职业中学设计与预算班外聘教师。

因刘福珍只是普通彩画攒腿工匠,所以在此不再作叙。

三、筑城镇峡口村裴姓传承谱系

在对西马乡北余沟村宋全江的寻访中,我们首先拜访岳俊德,但他只知宋全江年轻时师从峡口村一裴姓师傅,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又通过其侄子宋现文得知,宋全江师从筑城镇峡口村裴愣小(本名不详)。之后向宋全江三子宋新文询问情况,他只知道父亲最早师从一太谷师傅学习纸扎技艺,一年多后回乡,后拜裴愣小学习绘画。由于裴愣小的后人没有从事此行业,又不在榆社定居,所以其它情况也无从查起。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现将峡口村裴姓传承作如下介绍。

第一代:裴愣小

裴愣小,男,生卒年份不详,筑城镇峡口村人,榆社知名画师,徒弟宋全江。

第二代:宋全江

宋全江,男,生于1917年,卒于2005年,西马乡北余沟村人,精通纸扎、彩画、炕围画等技艺,擅长花鸟画,1959年进入榆社县工农业机械修造厂工作,1976年进入榆社县工艺美术厂,1977年退休,1975年曾参加太原市藏经楼的彩画工程。我们曾经见到过宋全江画的寿材,整体图案设计精巧,花鸟画布局合理,色彩艳丽,层次分明,笔笔足见功底。宋全江的徒弟有三子宋新文、侄子宋现文等。

第三代:

(1)宋新文

宋新文,男,生于1957年,西马乡北余沟村人,1978年参加工作,精通古建筑彩画及修缮。1981年参与河南少林寺修缮工程,之后常年从事古建筑修缮与彩画工程,1987年任榆社县建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承接了长治壶关二仙庙、晋城青莲寺山门、运城解州关帝庙等处修缮与彩画工程,及介休后土庙等地的古建筑修缮工程。

(2)宋现文

宋现文,男,生于1972年,西马乡北余沟村人,幼时经常看到大伯宋全江给村民家里画炕围画,从此喜欢上这门技艺。1988年参加工作后,宋现文先后参与了在运城永济普救寺、解州关帝庙东西宫门、常平关帝庙的修缮工程。之后又参与了介休绵山、东段屯村关帝庙、西段屯村老牌枋、常乐村大牌枋、东岳庙、城区老爷庙、晋城皇城相府、榆次老城、昔阳县石马寺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2007年至2008年参与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海拉尔等地的多项古建筑工程建设,2009年至2018年承接了榆次乌金山古建筑的彩绘工程,2019年至2022年承接了太谷圆智寺、太原太山接待中心、左权县祝融公园等地的彩绘项目。(连载四)

榆社彩画技艺传承发展谱系研究

李山岗 刘丽峰



宋晓明散文集《华夏履痕》出版

本报讯 (记者 周俊芳)近日,宋晓明散文集《华夏履痕》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篇近16万字,分“在故乡”“在异乡”两部分。

该书第一部分写董家岭、资寿寺、厦门古堡、秦晋古道、介子推文化、王家大院、石膏山、红崖峡谷等;第二部分写碛口古镇、北武当山、五台山及华山、西塘、普陀山等数十处自然、人文名胜。作者满怀深情,将地理历史、人文风俗诉诸笔端,并做出深入思考,是一部感情真挚、耐人寻味的作品。

宋晓明,1976年生人,灵石县静升镇宋家山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灵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多见《海燕》《山西日报》《都市》《散文选刊》《火花》《绿叶》,部分散文入选《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散文卷)》,在《文史月刊》发表多篇文史作品。

据悉,该书被多个档案馆、图书馆收藏。



柿满枝头的父爱

程树茂

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听闻山上有免费的柿子可摘,我与父亲便踏上了采摘之旅。这成了我长大后,记忆中一次格外清晰的、独属于我们父女的时光。

山路崎岖,我虽穿着运动鞋,却仍跟不上父亲的步伐。他走在前面,脚步深深浅浅,如同我的领航人。父亲是一名司机,他开车上山,我安然坐在后排,不知何时起,对他精湛的车技已全然信任,无需担忧迷途。父亲做任何事都习惯提前十分钟,常念叨:“提前走,心不慌。万事总要留出余地,应对万一。”

在他那里,时间仿佛格外宽裕。我们清晨出发,傍晚归程。归途上,车窗被一种平生仅见的、如火焰般炽烈的夕阳涂抹得金黄。有父亲陪伴的日子,总是如此安心而温暖。

柿子树长在山间,道路坎坷。当我们寻到一棵果实累累、压弯枝头的

柿子树时,不约而同地笑了。父亲娴熟地采摘高处的柿子,我则细心拾起掉落的果实。不多时,便装满了两个沉甸甸的袋子。

下山时,我主动请缨分担重物“柿子我来拿吧。”父亲却执拗地摇头:“你小心点看路!”于是,我只得空手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车处走去。下坡时,目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瘦削的身躯,提着两袋柿子,随着步伐一晃一晃。我的心猛然一震,空手行走尚且艰难,何况父亲还需负重前行。担忧涌起的同时,那份被父亲无声呵护的感觉也沉甸甸地压在了心上。

走出山坳,父亲还不忘回头叮嘱:“慢点,走这边,不滑。”那一刻,笨拙的自责与对他细致入微的体察交织在一起。平日里,父亲言语不多,但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口——高考、工作、辞职……他总会给出明确的方

文学副刊
第1038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